

物價漲大的中唯一

每逢

147

期

友

友

行發日四十二月二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110 30. 12. 24

期十一百一第

卷一第

英海軍專家之預言，證諸事實，絲毫不爽；
關島被佔，菲島必危，頹勢已成，何能挽回？

美海軍在太平洋上之頹勢

成

過去三十六年之間——即日本在海上戰敗俄國而確立為海強地位之時，太平洋戰爭的可能性即成為議論揣測之主題。自精彩彩色，完全基於幻想而類似小說的描寫，以至專家們引經據典的研究論文，無不以此為主題。

聽名國際的英國海軍軍事專家柏瓦特會寫成一本書，名為「太平洋上之海強」(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九三四年改訂版。)著者以極嚴正之態度分析太平洋上之形勢。著者於論及日美海戰時，曾謂：

「最近的將來，美國海軍司令部對於對日作戰時，必遭遇異常紛亂之現象。美國海軍如採取完全守勢，必盡失西太平洋各屬地，此種損失無異於戰敗；否則必須在於困難之情形下從事作戰，而欲獲得決定性質之勝利殆為不可能。試一觀察太平洋之地圖，即可證明此種論斷之不誤。」又謂：「美國某著名海軍官員對此情形知之甚詳。彼謂：日本如欲取得菲律賓，垂手可得，無法制止。就目前環境言之，一旦發生戰爭，吾人無法防止菲律賓之不受侵佔。假使吾人以一批艦隊停泊於馬尼刺，更屬愚蠢無知之舉。昔日俄國海軍在亞撒爾港之一役必再為美國所重演。假使日本海軍派遣遠征艦隊，以每小時十八海哩之速度，自日本南部港口出發，可以在三日之內抵達馬尼刺，而於美國應援艦隊自夏威夷出發而抵達馬尼刺之前，呂宋島即在日軍之掌握中。馬尼刺亦遲早必為日軍所佔領。自夏威夷增援之美國艦隊因燃料之缺乏，勢必在不利的條件下被迫作戰，或竟完全潰散。此種推測並非純屬幻想。在數年以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必定逐一成為事實。」又謂：

「在詳細論及菲律賓防守問題之前，似宜先就太平洋上之地理形勢作一概括之觀察。在地理上，美國在太平洋上佔著良好之地位，但至目前為止，美國似未能充分利用地理上之優點。美國海軍上將尼布萊克對此問題曾論道：地理，命運，與貪慾三者驅使美國伸其勢力於太平洋，而以阿拉斯加，夏威夷羣島，中途島，關島，薩摩亞島為據點。假使美國不善於利用，美國勢力即將被迫退出太平洋。美國對於太平洋之政策不能像其對於大西洋所採取之守勢戰略。即令美國退出菲律賓，關島仍係美國海防綫之一部。」

「操縱菲律賓命運之主要因素，厥為關島。關島係居於擊足輕重，極

端重要的地位，為操縱太平洋之鑰匙。該島長度僅有三十二英里，最狹處四英里，最寬處十英里，周圍約一百英里，全面積為二二八方哩。如以關島對於美國之關係與馬尼刺他島對於英國在地中海上之關係相提並論，與其謂為言過其實，反不若謂為尤遠過之。美國如在關島有適當之防禦工程，使其成為第一流之海軍根據地，將來西部太平洋上一旦發生戰爭時，即可安然無慮。因為以關島為根據地之強力海軍艦隊，距離菲律賓僅一五〇〇英里，任何海軍不敢輕易對菲島出以攻擊。因此，菲律賓之命運與關島息息相關。再進一步言之，日美戰爭之結果將以關島之命運以為斷。」

「至於阿留申羣島，中途島，威克島，以及薩摩亞島亦為美國艦隊在太平洋上之根據地。中途島位居於珍珠港之西北方，相距一二六英里，距夏威夷與關島之間的航路最近。美國如以一百萬金鎊為建築費，即可使中途島成為防禦力甚強之輔助根據地。至於威克島之重要性更遠在中途島以上。因為威克島之位置，適居於夏威夷，關島，馬尼刺之間。威克島如成為防禦力甚強之艦隊寄泊港，必增加海上交通之堅強性。最後，薩摩亞島係美國在南部太平洋上之唯一屬地，距離珍珠港及夏威夷二三〇〇英里，其唯一良港為巴哥巴哥港，港之兩岸盡係厚之岩石，近港海水之深度可容大型船隻，為天然之軍港。美國如以大批建造費用之於西南部太平洋各屬地，必可立於堅強不敗之地位，反之，如缺少相互呼應之艦隊寄泊地，美國艦隊在西部太平洋上甚至不能從事於極短時期之戰爭。」

「事實上，在平常時期內，美國大批艦隊如以西部太平洋各屬地為燃料供給地，即有許多困難；如在戰時，問題必益趨複雜。因為以夏威夷為主要根據地之美國強力艦隊，係在日本潛艇攻擊範圍之內。為避免此種攻擊，美國艦隊至少須以每小時十六哩之速度循着曲折繞行。如由夏威夷駛至關島，必有燃料不足之感。同時，美國運煤船之航速從未超過十四哩，如以此種運煤船追隨大批軍艦之後，勢必遭遇覆滅之禍。因此，美海軍在西部太平洋上作戰之勝負，須視美國是否能夠確保燃料供給地，如中途島，關島，以及威克島。」

「另一方面，日本自獲得南海諸島之統治權以後，其在太平洋上之位置不獨為美國艦隊所不能進擊，即美國艦隊生命之寄托所——菲律賓，亦在日海軍控制之下。假使菲律賓一旦入於日本之掌握中，美國在海上之封

軍空美日話閒

· 哲實 ·

轟炸下的夏威夷

十二月八日，夏威夷終於受到了猛烈的轟炸。

在過去，放人們在長期海上生活後，突然發見了陸地，一面謳歌着長夏的樂土，懷着滿腔幽怨的詩意來到這美麗的夏威夷島上，青翠的山巒碧藍的海水，夏威夷底確于人以獨特的美感。然而隨着日美宣戰的呼聲，夏威夷現在已經完全籠罩在戰時色彩之下了。幾天來，由於日本空軍神速果敢的猛襲，夏威夷一變而陷於

嚴肅恐怖的气氛裏。大概日空軍轟炸的目標在破壞珍珠灣的大油槽，這些大油槽總數約在五十以上，分佈在周圍珍珠灣的一帶，是在羅斯福大總統就任以後新建成的，可以說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原動力，因此也成了日本空軍襲擊的目的。此外珍珠灣附近有最優良的兵營，這裏有精巧的受信裝置，據報載此兵營已受到轟炸之創傷。夏威夷島三面有山脈包圍，港灣水深，險要天成，形成自然之要塞，北部海岸潮水特別洶湧，所以有難攻不落之稱，而在世界四大軍港——英國的直布羅陀，遠東的新加坡，美國的夏威夷，和德國西北方海中的黑爾德蘭——中也佔重要的位置。至於珍珠灣的正前方海面廣闊，較易於空軍的襲擊。然而據說日空軍這次空襲是由島的後方越過高山乘敵不備突如其來的，因此美國受到了意外嚴重的損失。

前面說過珍珠灣的正海面廣闊，視野開闊，適於陸上作戰，加以珍珠灣正位於夏威夷的心臟部，因此美國人構築有極堅固的要塞。可是地質上島全體統由熔岩地帶構成，雖則堅實，然性質易生裂痕，不適於裝備口徑很大的炮台，因為反動力太大的緣故，美當局看到這種缺陷，早已從事補救的建築工事，在準備剛一半的時候，就蒙受到敵軍的空襲了。



△ 已被日空軍轟炸之夏威夷阿胡島美軍兵營

誰也知道，美國位於兩大洋之間擁有世界最多的金錢和富源，是世界第一個和平安全的國家。因此美國的兵將們也就不免有些戰鬥上的缺點。

第一在上氣方面來說，日本的航空兵和美國的航空兵不可諱言地相差太遠。日本的航空兵在神速，果敢，能犧牲，背合羣的精神上都能勝過美國的航空兵遠甚。第二美國的航空兵依賴主帥太軍，如果一大編隊的航空兵失去了主帥的話，就立刻會因為失去統治的緣故紛亂起來，甚至會陣羣飛去以苟存自己的性命。因為沒有主帥的統轄美國兵誰也不甘為羅斯福大總統而犧牲其性命的。第三他們多有殘酷的性格，喜歡看到他人流血而自己則一滴也不肯流。這種性質在戰爭上有時是可取的，然而因此他們也不肯犧牲一己的安去去救助遇難的同伴。甚至於美國以精銳誇耀於世的太平洋海軍方面也是如此，在這一百三十六隻組織的大艦隊一旦和日本海軍主力相遇而演成大海戰時，必會有散亂隊形，自行逃脫的軍艦。

第四關於美國兵士每一個人外出時都不准配帶刀，因為要避免他們在酗酒之後而起的兇暴行為之故。美國航空兵素常每日僅受教練一小時，餘剩的時間就是散步或閒遊。

從上面幾條看來美國的航空兵實在有不可彌補的缺陷，更可以料在最近數日間日本空軍必將施行第二次的轟炸夏威夷。

日美飛機的比較

一向日本國內對於美國製的飛機有了過大的評價。自然這也有他內在的原因。第一在日本所使用的外國飛機裏，無論是數量方面種類方面都來自美國的為最多，自然難和一般大眾接觸的機會也最多，更因為美國飛機裝備精巧而美觀，遂支配了整個日本民衆的思想。第二是美國在日本的飛機商委大宣傳的結果。普通一般國家裏當造出新穎的飛機來時一定暫不發表而在展覽會裏證明這種飛機的確切功能後再公表諸世。而美國

(5)

人却往往在在一種飛機尚未造成時，就在世界各國縱橫宣傳，這種方法對於商人底確有盈利的功效，然而拿整個國家說起來却未竟是一個失策的地方。在一種飛機造成後，立刻將其像片炫耀到全世界去。總之，美國人是善於宣傳的。

日美間在長期的外交折衝後戰端終於引了起來，從馬尼拉上空一次兩次以至於多次的空戰看來，日美兩國空軍的實力和優秀性，實在相差甚遠。美國人向來以為自國的空軍為世界第一，這次戰爭實在證明了美國人荒謬的見解。

舉兩個實例來說：去年美政府當局發表美國最新式軍用飛機——達格拉斯B—19超重轟炸機可以載大量炸彈往返於夏威夷和日本之間。當時日本的軍事專家們都認為事屬捏造，對於其空軍的效能有過度的鼓吹。果然在竣工後知道力量過小，機性了百萬以上的金元。未竣工前，像擴充飛機場建設新飛機工場等事而且轟轟烈烈了一陣，結果在竣工後反而杳無音信。後又有某外國雜誌發表謂該種飛機純係為實驗而造，並非一種實用機。又過去有一種達格拉斯D C—4

型的大旅客機運往日本，日本人買來經過屢次儀重的實驗後，知道這種飛機不能像美國人所宣傳的那樣完善而廢止了。美國人為挽回既往的名譽起見，乃以D C—4型機使用於定期航路上，則得到了極好的成績，然而據實際調查的結果，後來所用的D C四型機已經大加改良，由大型旅客機縮為小型旅客機了。此外種種不同的美國製軍用機，商用機等運至日本去，可是由各種機會試驗的結果，其中能够適合於日本陸海軍嚴格之要求的却非常罕見。

林白上校的疾呼

美國航空界的領袖林白上校實在具有專門家的眼光，他看到一般人錯誤認美國為世界第一航空發達的國家實在自德之甚。更看到世界各列強國家的空軍像德國的空軍，俄國的空軍，和進步急進的日本空軍，深知道美國飛機實在處於頗不利的

的階梯上。因此不得不大聲疾呼出「反對參觀」的論調來。最激烈的是在今年（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紐約舉行的國民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這個會定名為「美國第一協會」(American First Committee)，專以防衛祖國為宗旨，而在當時反對參觀運動中極活躍的一個團體。那時會場內外聚集了數萬聽眾，排成蜿蜒長蛇似的行列，靜聆着林白上校熱烈的講演。此外美國聞名世界的高速飛機機師阿爾，威略茲氏在其所著「空軍」一書中，也盛讚德義空軍的優秀。總之美國航空界的有識之士雖然都痛感到空軍的貧弱，然而一般陶醉在自由宣傳下的民衆們却始終抱着強硬的參觀論調。因此林白上校的疾呼也終歸於無效了。

現在美國當局正竭其全力擴充軍事航空。像擴充生產，養成大量駕駛員，改裝商業航空為軍事航空等事業無一不在積極進行着。可是其中最後一項，商業飛機畢竟是商業飛機，在最短期間改裝為軍用飛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二年後美空軍的實力雖不可知，按目前來說美國的空軍是不很充實的。然而在北方美國有距東方很近的空軍根據地，因此美國的長距離轟炸機和航空母艦搭載的戰鬥機等也難保不衝破日本嚴重的防禦網而出現於日本上空的。

隊部軍日之陸上前敵練調烈猛



曆日美汛

樣多預約
價廉從速

物體堅韌的理想界學是

品附年新的新研界商是

買不可不姐小代時

備不可不庭家代時

訂吉馬季汛
00三一西
國胡牛皮單西

事故探偵的雜復怪奇個一

聖人西去

胡適

這個奇怪故事的原作者是查特理斯，他是現代最成名的一位偵探小說作家，他的偵探小說中的主人翁「聖人」不啻是一位現代的羅賓漢，具有高超的人格，好打抱不平，往往越出法律範圍以維持正義。惡徒們恨他，因為他總和他們作對，並且奪去他們的不義之財，而警察也並不歡迎他，因為他總是干涉他們那些沒有效果的法律上的手續。聖人是一位開朗少年，服裝整潔，藍色眼珠中閃著嘲弄的眼光，在談情時却溫和多情，忿怒時則尖冷似鐵。他像貓一樣的靈敏，熊一般的有力，無論用智力都能勝過他的對手。他探一件案子的時候，決不會猜錯主犯。他又樂善好施，揮金如土，真是一個實際的羅賓漢。

弗萊地給聖人（現在聖人是弗萊地的護衛，月薪一千元）介紹他的女友，指着那褐色頭髮的聖斯特，紅臉的金尼，和金黃色頭髮的莉沙說：「她們都是我的秘書。」聖人望着她們，很覺得羨慕，但他並不問弗萊地為什麼要三個秘書。

後來聖人看見那金髮女郎莉沙獨自坐在游泳池畔讀着偵探小說，遂問道：「金髮美人，你讀偵探小總是不是也求解答呢？」

「哦，我總求解答的，」莉沙微笑着說，「我讀過的偵探小說太多了，我總猜中誰是主犯。我想假使我是一個暗殺者，我會比書裏這些人高明得多。」

「而且也漂亮得多，」聖人說。

那天晚上，弗萊地多爾酒館喝得酩酊大醉，聖人看見他揮霍無度，而且注意到他從來不單獨和他的一個女友在一起。因為倘若他在三十五歲的生日（就在下月）以前結婚，他將失去他的遺產繼承權，也許他有三個女友在一起比較保險些。

聖人將醉薰薰的弗萊地安置到床上睡好，領了他當天的護衛薪水，就住在弗萊地家裏。忽然他聽見一聲尖銳的叫喊由莉沙的屋裏發出，他趕緊跑到她屋裏去，看見莉沙坐在床上，臉上恐

懼失色，正在她身體旁邊有一把利刀刺在床墊上。不久弗萊地和其他兩個女友都跑進來了，他們極力地安慰她。莉沙解釋說，她忽然驚醒覺得有



人走近她的床邊來，恰巧她一移她的身子，躲開了那暗殺者的刀子。聖人檢查了一番，看見大門仍然鎖着，窗戶也沒有開動過，他認為兇手是家裏的什麼人。

第二天早晨，聖人在早餐桌上拿出那把兇手的刀子說是要檢查那刀上的指印。弗萊地的真正

的秘書珠恩驚訝道：「這不是我們廚房裏的刀子嗎？」聖人來不及阻止，她已經拿起那把刀子，把上面所有的指印都弄模糊了。莉沙還是驚惶不定，楞楞地望着。

下午他們出去騎馬，祇有莉沙因為不喜歡騎馬，留在家裏沒有去。『我要細想一下這個可怕的奇怪暗殺，』她對聖人說。聖人帶着微笑很神秘地望着她。這件案子是有點古怪，聖人真不知道怎樣着手偵察。他們一路騎着馬，聖人注意各人的行動，細聽他們各人的談話。

後來金尼和聖斯特之間發生了小小的風波，聖人略略落後，但保持着能夠聽清他們談話的距離。他聽出她們是為了爭他而發生口角，倒不是為了爭弗萊地，不覺驚喜過望。他決意和金尼去接近，這使得聖斯特和弗萊地都快不快。聖斯特要想引人注意，提議游泳，但沒有人附合，她就脫了衣裳，獨自下水去游泳了。

金尼和聖人兩人沿着小溪的上流走去。金尼極力想給聖人一種好感，聖人也很樂意接受她的好感。弗萊地由小山上跑過來，站在小溪的對岸喊道有人想要射擊他。聖人跳過小溪去，發現在一塊石頭上有一個彈痕，但附近不見有什麼人。他們就開始回家，這時聖斯特也已經由河裏起來，正在穿衣服，他們找了她一同回去。

在吃午飯的時候，弗萊地忽然放下她的玻璃杯說道，他覺得他的西裏面有人下了毒藥。聖人噤了一噤，立刻覺出西裏的確是有毒藥。弗萊地幸而沒有漏酒，聖人趕緊站起來說，他覺得不舒服，就走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了。

聖人正躺在床上思索着這件奇怪的案子，忽然房門開處，聖斯特在門口出現，聖人招呼她，歡迎她進來。她就走進屋來，也像金尼似的，想給他一種好感。可是這時忽然又聽見了弗萊地的

喊聲。聖人愛斯特特忙跑進弗萊地的房裏，去發現他會癱在沙發上，瞪視着一條毒蛇。聖人趕緊拿出槍來，一槍正射蛇頭上，把它打死，弗萊地定了一會神，解釋說，他正坐在沙發上打盹，聽見關門聲而驚醒，發現身旁的椅子上有一條蛇盤着，豎起頭來預備襲擊他。

弗萊地要求聖人動手逮捕兇手，聖人說這三個女子很有嫌疑，但她們之中的兩人嫌疑不足，因為有人打算射殺弗萊地的時候，金尼是正在聖人的懷中，而有人在弗萊地屋中放毒蛇的時候，愛斯特是正在聖人的懷中，剩下就只有莉

的開門射身槍自擊手住來聖
那門口中來，已拿腕刺一人
個刺站一轉的出，沙把跳
人沙槍在槍過手他趕的抓

為什麼將「Christmas

as」寫作「Xmas」。

煦東

有些人以為將「Christmas」寫作「Xmas」，是以爲「X」是代表「十字架」的，其實這是錯了。將「Christmas」寫作「Xmas」並沒有什麼神話可說。這個符號是始於一五五一年。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傳到英國，希臘文的「christ」是「christos」(Χριστος)。「X」在希臘字母中相當於英文字母「ch」。早年的學者常用「X」代「christ」，用「Xian」代「christian」，因「N」也就用了「Xmas」代替「Christmas」。



沙了。弗萊地提議搜查莉沙的屋子。聖人搜查莉沙的屋子的時候，弗萊地帶了他的三個女友出去，說是聖人到遠處探望一個朋友去了。聖人在莉沙的梳妝台上看見有一本偵探小說，在抽屜裏找到一瓶毒藥，和一本挖去幾個字的雜誌。後來他細心找出她隱藏的東西：莉沙的結婚證書。這時莉沙忽然衝進房來，手裏拿着一把手槍，對準聖人說：「你是在翻檢我的東西嗎？」「你怎麼會知道的？」聖人問，他雖然面對着手槍，却仍然很鎮靜。「倘若你近前來，我就要開槍了。」莉沙說：

聖人跳過來一把抓住莉沙的手腕，趕緊拿出他自己的手槍，轉過身來，一槍射中站在門口用槍瞄準着莉沙的那人。接著是一聲呼痛的喊聲。聖人說：「這秘密解決了。」(讀者如果細心閱讀這個故事就能解決這個疑案，答案見二二二頁)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貼郵票的藝術

· 雪仙 ·

一百年前五月的一個早晨，在英國的某一封信件上，起始貼了一塊小紙，表示發信的人已經把郵費付過了那張小紙的上面有一個和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相似的肖像。

這就是第一張郵票。於是各國都先後仿效起來，在這一百多年中，已有十萬多種的郵票出現。

我國對於貼郵票的地位，本無劃一的格式，有時爲了方便起見，蘸點唾沫就隨便一貼，也不管是至是正，當然更談不到貼郵票的藝術了。

然而有些人對於這一點特別注意，甚而還藉郵票的部位表示個人含蓄的意義，現在把牠介紹一下，做爲諸位的參考，雖然這是一個極小的問題，然而有時由這個小的地方，却能引出大的誤會來(以下只限于西式信封)。

倒貼在信封的左上角——我愛你。

橫貼在任何角落上——我的心已於他屬。

正貼在左上角——不再給你寫信了。

正貼在頂端的中部——是。

正貼在下端的中部——否。

緊挨右上方——我愛你嗎？

緊挨左上方——我恨你。

緊挨頂端偏右——我希望着你的友誼，

左下方——我認識你。

貼在收信人的姓名同行——請接受(限於我的愛！)

倒貼在收信人的姓名同行——我已(橫寫住)訂婚。

緊挨在右邊的右上方落——我期待若見你。

緊挨右邊的中部——快回信！

吾友週年紀念

高炳華

二寫一給一花二的主一人二

廣大的二片沙漠，似「死」一般的寂靜。

一粒渺小的種子，小心的將它培養在土壤裏，經過主人不時的灌溉，嬌嫩的芽兒，漸漸的伸出土面來，這時，除了主人含着成功的微笑以外，行人也不免行足一視。

芽兒慢慢的生長，變成了兩片肥大的綠葉，於是主人愈加勤勞的培植灌溉，短短的一年時光，它由一個蓓蕾，開放了第一朵鮮艷之花，許多的人們在花畔留連，像潮水般的贊美的言語，飄進種花人的耳朵，種花人仰着頭閉了眼睛，掛着笑容，十個指尖兒撫着胸膛，心裏像小鹿兒般在跳動，的確，這一朵兒兒安慰了他的

心靈，使他忘了一年中勞累，但是他却以這小小的一朵兒兒為滿足，他正在想，為了將來更大的希望，他預備仍然終日的奔忙，他相信，上帝絕不會辜負了他的苦心，那麼花朵一定會一年大似一年。

無論作一件什麼事，總是不能使世上的每個人都稱心滿意，何況是這朵花兒呢。

「可惜這朵花的香氣，抵不上晚香玉那麼迷人！」種花的人聽了，含着微笑點了點頭。

「雖然花朵很大，却不能飽如桃李！」種花的人點着頭，依舊含着微笑。

花兒呵！我不希望你賦有若那感人的奇香，因為我愛你

這潔白的素質，芳香雖然是那麼清淡的，但是在開幽靜的房裏裏蕩漾着，一陣陣的飄進人們的鼻子裏，使人們感到腦筋爽快，我們得到的雖只是如此，但這也正正是我們的希望，我們並沒有攔你在鑼鼓喧天的場合裏的希望。

「誰是誰非？」種花的人不必反復置辯，自有正義來判斷。

花兒呵！花兒！小小的過程，成績卻會如此精潔，希望你不要企圖着繁葉豐枝，只努力充實你這短小精幹的主幹吧！

種花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希望喜愛花的人，來用青年的熱誠灌溉，使它愈加燦爛。

二紅葉的訪客二

為吾友一週年作

左全

整個的香山都讓紅葉給佈滿啦。

告訴你，在一個露天裏，我獨自作了一次紅葉的訪客。雖然我在北京住了兩年，真的，到香山去這還是第一次呢！我並不知道怎樣走，我就爬上去啦。這時，天空都讓乳白色的霧給滿滿了；遠處的霧像是一股濃煙似的，從山頭上向上升

！向前望：白茫茫的霧早已遮了去路；向後望：升，慢慢的又散開，一切景物都呈出模糊的影，在那時，誰也分不出高樓和茅舍。我小心心的又向上爬着，我的心完全被激動佔有了。那裏沒有山道，我呢？只有一個目標向上，向上，永遠向上！誰不知道呢，掉在山谷裏就只有滅亡

過去的道路也讓霧給填滿了。是的，年青人有着勇猛與熱情，無論怎樣的，只有向前走的一條路！

我爬到了一個山頂。微雨落下來了。那兒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避，只有讓雨打濕了衣裳。我立在那裏，聽見由山際傳來呼喊的聲音，我也不得狂喊了起來。聽那回音……

霧漸漸的薄了，雨也漸漸的停了。呀！看，滿山滿谷都佈滿了紅葉。那紅葉就像是少女似的，向我笑。於是我就低聲的說：「紅葉姑娘，我來拜訪你！」哈，多好玩，紅葉姑娘的臉早已羞得像一朵紅雲了。

我靜靜的站在那裏。我得到了原始的天真與自由。我可以哭；也可以笑；更可以狂喊！在那裏，我摘下了面具。我要說我要說的話；作我要作的一切……

我向四週望着，霧已經成了薄薄的一片了。在天邊那兒亮恍惚的是什麼呢？是河麼，誰知道！可是近處的是紅色的山頭，呵呀，比我站着的山頭還高着哪，於是我又爬上去啦！等我到了山頂的時候，我的汗珠早已滴落了。可是，再向前看看吧，還有山頭比我站着的高許多呢！在那一刻那間，我了解一件事：人生就像是爬山似的，爬過了一個，還有一個，後面的就看不清了，只有把頭轉向前面。在前面的山頭，還隱着一個希望，一個美麗的希望呢。

是的，我爬了一次山；可是我也理會了許多事情，那些事情都是不能在書本中得到的。告訴你，趁着你還在年青，還是爬一爬山吧。去摘一隻紅葉放在日記裏，留作青春的紀念吧！時光是不留情的，一九四一過去了，一九四二又來了，可是，它也會偷偷的離過去，連一點痕跡都沒有。

那麼，快去作一次紅葉姑娘的訪客吧，莫待你頭髮斑白了的時候，讓爬山虎把你抬到山上去，那時就莫怨紅葉姑娘譏笑你了。

鬼附

王玉子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

上翻起大波的那天，我已經麻木了的心也多了活動的數目。晚間，我卸下職業的煩忙回到家來。同院的北屋由門窗傳來我奇怪的笑聲，繼而是哭泣，原來是張媽（北屋的女僕）被鬼附了。

北屋是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太太，性極和詳，夙以愛心處世，獨生子在異地求生活，這是一個極端靜謐的家庭，帶著濃厚的滿清風味。張媽是十數年追隨這個家庭的僕，為着主人的經

濟狀況衰落，已有五六年對主人義務服役了。張媽的鬼附症原是久罹不治的病了，因為她平日作人謙遜，當她這次又患笑時，前院的李媽，何太太，何姑奶奶，劉家外婆，小玉子，二狗，半個鐘頭，有張媽的兩個同鄉也來了，我火在人羣裏，也無從去和這兩位同鄉一互問姓名職業，由表面看來，那兩人都是商人，類似米糧店，或油鹽店的夥計，其中龐大的一位踏進門檻，過去用兩個曲起的第二三手指夾住張媽的鼻子：「你是什麼？不說我拿針扎你！——我不來是鬼。」張媽說完又大笑起來。

「哈哈，他不是鬼，」哈哈，他不是鬼，」張媽說完，新加坡，非律想一德夏威夷，還是那個屋簷子裏的人認

我知道，他大概是什麼仙家。那副形大滿很自負自己的經驗。全屋人充溢着驚異，喜笑，開口，在不在同人的臉上。

「希冀」，青年人利用他的時候太多了，一切都在希冀着，所以他們的人生被束縛了，而且整個的被支離了。青年人應該明白，「希冀」和「幻想」不同。如果平白無事，悠閒散漫得腦海裏感到空虛，那麼把幻想留作一點安慰，這個我們叫它作幻想，而希冀則不務了，希冀我們可以說它是有目的的，並且希冀會有成爲事實之可能，假使你是個窮小子，一心一意地着頭思來那坐汽車的威風，而不去腳踏實地的幹，告訴

你吧，你一輩子是窮小子，這叫做懶給懶給想上天鵝肉，你吧，你忘想天開。

快樂秘訣

中國有一句名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確是先哲經驗之談。我們平常每天多是一時快樂，一時憂鬱，一時又高興起來，移時又真煩惱起來。然而自尋苦惱的人比別人是極多。有愉快的人性情，苦惱對這種人是不起作用的。但有些人天生抑鬱，終日愁眉深鎖。正常的人們，具有正常的性情，他們的快樂率可以大致衡量。

經心理學家研究過數千位男女老幼之後，詳察他們一月中每星期傳的結論爲這些人們每天快樂的時間佔百分之二十五，不快樂的時間佔百分之二十五，餘下百分之五十的時間是既非快樂也非不快樂——就是我們生活的過程——快樂與不快樂及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

這裏我們進常不專是要機會。同時做些能幫助時間同機會去改善我們的個性。並且爲了這種原因我們要知道怎樣才能增進我們的快樂率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是快樂的。

據心理學家研究的結果，謂欲增加個人快樂有五件事可做：第一件是竭力避免疲勞，尤其是腦經心的疲勞。第二件是去避免所謂「野心的疲勞」，換言之就是不要貪食而對現有的知足。我們的希冀小獲得比現有的知足所不能及的事體爲佳。第二件就是超越的崇山。第四件不要將幼稚的時期延長太久——意思是說要使心智，情感與軀體一同成長。最後一件是不可抱定完美主義，因爲我們人生所遭遇的事皆有缺陷，我們只可去適應此缺陷。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件就是我們要從心裏想着我們是快樂的，一行一動也帶着快樂，吐出胸間的積鬱，吸進一口新鮮空氣，挺起胸脯，收進下巴，眼向前視，見人帶出微笑，你自然便快樂起來。

新書

-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by Ernest Hemingway..... \$4.50
IDEAL MARRIAGE: Physiology & Technique by Van de Velde..... 12.00
MODERN BALLROOM DANCING by V. Silvester 1941 edition..... 5.00
1941 QUIZ BOOK by C. Wood & G. Goddard..... 6.00
MY LIFE & LOVES by Frank Harris..... 30.00

書價一概八扣計算

秀鶴圖書館

地址：二府井大街

崇德、文具、西洋書籍



離婚確是一種辦法，但是這種辦法是極端痛苦的，除非萬不得已，不要輕率的用離婚來解決問題。

一個離婚後的女人的自述

平譯

假使讓我再做一次妻子的話，我就不會向我的丈夫提出離婚了。同時，我奇怪究竟有多少離婚的人寧願離婚這種辦法來解決婚姻的問題。祇有很少數離婚的人物公然說出懊悔的話，因為離婚是掩飾結婚失敗的一種人類的特點，甚至自己對此失敗也不願立即承認，但是離婚確是失敗。我承認這種失敗，雖然我對於最近的朋友還堅持着不發一語。這種態度就是表示我以勇敢的精神來忍受不可明言的懊悔。

十年以前，我是三十歲，我的兒子八歲，丈夫是四十歲。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同我所愛的一個男子結婚。當我們最初的狂歡漸漸變為相互容忍與了解的時候，我們還有很多的快樂。我們的娛樂方法是大致相同的；我們都盡心一意的愛護孩子。他的職業是相當成功的，我們的經濟狀況也很舒適。

在我現在看起來，上述各種情形可以構成快樂婚姻的基礎了；但在當時的我看起來，他飲酒過度這種事情使我對於其他一切的事情都加考慮了。

我自己所引為構成離婚的主要理由是：「我必須有完全的自由使我的孩子在一種適當的環境中長大成人。」但是，我現在認為他的飲酒並不是以構成使孩子變為沒有父親的充分的理由了。

我現在相信離婚這種事情在已經有了孩子的夫婦之間不獨是不必需的，且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夫婦任何一方認為對方是多餘的，不需要的。這是很可驚異的事。

我在過去如何竟敢自信能夠同時做一個母親和做一個父親呢？如何相信我在性格上沒有擔負起這兩種義務的困難呢？假使我們的婚姻繼續下去，這個孩子一定可以得到在我力量所不能及的格外的愛護。這比較沒有父親好的多了。

最近我到鄉村俱樂部中去把我的孩子接回來。他剛剛和他的父親度過二月一次的會見，這種一月僅有一天的會見是法律所允許的。他與他的父親站在網球場上，他正用一枝火柴點着他父親的煙斗，然後再點着他自己的香煙。他們之間，有一種和諧互愛的的神態，那雖然只是暫時的，却是不可否認的。我忽然感覺到像是一個誘拐的匪人了。當我把孩子招喚過來時，我簡直是侵犯了父子之間的最基本的和諧與敬愛了。

一個做妻子的，不論如何受到忿怒與失望的驅使而與丈夫離婚，總不能躲避像我親身所經驗的心靈上的傷痕。習俗告訴我們說：需要勇敢或勇敢的態度，掩藏起來我們的傷痕，帶上一幅笑容。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將不作如此猜想。我還記得當我的丈夫離開歐洲的時候，正是我進行辨

理離婚的時候。我三番五次回到我們的家裏，除去丈夫所有的東西以外，把其他的東西都一概搬運一空。我和孩子的屋裏，什麼都沒有了，這確是一幕悲慘的景象。我的眼淚灑到他的衣櫃裏的衣服上，但我在外表上還保持着愉快的態度——特別是對於他和我們所請的律師。

假使那些眼淚僅僅表示暫時的情感上的激盪，假使離婚對於他，孩子，和我給與任何一種利益，那麼離婚後一段痛苦的時期也算是值得了。但是離婚後的孤獨是特別辛辣而難於忍受的。過去在一塊兒時的情景，共同度過的許多日子，以及作父親和母親時的心境都深深埋在我的心中，不易拔除。由於死亡而使夫妻永別是命運的安排。這種永別有其獨自的尊嚴。但我們都自尋苦惱，自動的把離婚的悲慘加諸自身。

當我在火車站上等待我們的兒子從大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不免有一種孤獨的感覺，這種感覺就是當我想到兒子和兒子快要回來的時候也無法排除。我需要，極端的需要一個人與我共同分享對於兒子的愛護，共同享受由於兒子的漸趨成人所帶給我們的驕傲，以及他的長大成人。我會意識到他回到家來與我在一起雖然是一件快樂的事，但這件事的本身還有一種缺陷。每當我的兒子從會見父親歸來以後，我就囑咐他說：「給你

光風府學

燕大開門記

春去秋來

是禮拜一的早晨，燕園的天上佈滿了灰雲。

下頭堂的鈴聲響了，我夾起書包直往貝公樓北頭的新開系跑，剛登上樓梯，同系的趙君帶着一副白色的臉下來。

「燕京新聞來了嗎？」我問。

「這燕京新聞哩！打起來啦！」趙君聽了我兩眼急急的走了。

我莫明其妙的走進編輯室，裏邊空無一人，報紙散亂的滿桌滿地，老劉也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隔着門窗，我往學系辦公室裏瞧，只見主任的辦公桌上放着那塊靜靜的綠色玻璃板，電話收音機橫放在上面；衣架上掛着一頂帽子。我又到學系圖書館去，剛推開門，管理員憤憤張張的給我碰了一個頭。

「呵！密斯特張，打起來了。」他隨說着隨走了。

我懷着一種恐懼的心，到通樓上英文堂，呵！宿舍門前，草地上，各處都聚滿了同學，教室裏到的人數不及平常的二分之一，幾位男同學坐着暖氣管交頭接耳的議論着。前排的女同學，一個個對着擦得極乾淨的黑板發呆。還有一位女同學，帶着一對一對的淚珠兒走進來，我知道什麼打起來了，可是那時候，我好像失掉了知覺，心和腦停止了工作，沒有思想，沒有情感。

李治 (Kirk) 先生帶着沒有一點笑容的臉走進教室，西服掛上依然掛着那個發銀光的V字。頭一句他問爲什麼到的人數少，第二句便是拉斯及 (Carly) 的 A Plea for Equality，同學們都注視着他，好像感到了萬分的失望，沒有人打開書本。窗外的天和枯了的樹露出那天是冬天裏一個可怕的日子，教室裏除去李治先生的讀書聲外

安靜得可憐，沒有一點活氣。這樣維持了不到半個鐘頭，另一位外國老耆敲門，告訴李治先生去開會，同時也告訴同學到大禮堂去集合。李治拿起書本離了同學走了，沒有道 Good-bye。

種種，這樣，圖書館吐出一批一批到禮堂集合的人們。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歡笑非常，大禮堂上擠滿了，空氣非常的緊張，每一個同學好像睡了幾整天的覺，精神充足得很，紛紛的議論着：不知道從那個萬目注視着的講壇上要有什麼驚人的宣告，在大禮堂上同學們等待着有一個鐘頭的工夫，女同學們在平常開什麼會的時候，都是坐沙發的，可是那天她們挺直的站着，沒有一點倦意，來了，一千多個同學的眼瞪得更大，氣出得愈急，先是代理校長高厚德博士 (Dr. Gies) 宣明「打起來了」，然而他並沒有說出同學們怎麼辦，學校將如何，接着是日本憲兵當局說話，一位日本英文翻譯，一個 Closed 的字很快的跑進兩千多隻耳朵裏去，最後是大學秘書長用中國話再說一遍。

一年來常常念道着的「開門」畢竟來了。全燕園的人們除去感到離開燕京的悲痛外，還因爲不同的環境造出了不同的反應。那些剛剛交上飯費的人們，對着會計課門口上的白色封條有無限的悲憤。好容易作了一個月的自助工作方掙到二十塊錢，這一來都完了。有的是借了錢交費，更可憐的是有錢的同學大發慈悲，不動聲色替桌椅(六人)都交了，結果自己回家的路費都沒處找，欺着自己的厄運。

命運最苦的要算南方的男女同學，他們幾年來都沒得機會回家，自己的財產很可觀了，可是這部偉大的財產可搬到那裏去保存呢？在故鄉裏沒有家，沒有親友，遠在廣州，遠在香港的家，不知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了，他們實實在在的感到

了有家難奔的苦境。不但家難奔，那存在貝公樓大陸分行真的款項也給封住了。我親眼看到他們有五十個人在一同商議辦法，年紀小一點的男同學眼圈紅潤潤的，那些爬山越嶺，負笈北國來的南方姑娘們都一個個禁不住痛哭流涕。

「咱考一點二也沒關係了。」一位新同學說，面部露出戰勝了環境的笑容。

「真的，考八點二的優小子也白了。」又有一位新同學說。持這種論調的人也頗不少，他們討厭考試，懷疑分數的評價，他們希望開門，這樣可以不上燕大，並不是因爲功課不好，家中的責難自然而然的可以避免了。二三年級的同學雖然也感到悲痛，但絕沒有四年級同學那樣的深刻。他們有的論文已經完成了大部，寒假便可畢業，沒有想到因電式的開門，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是多麼悲痛的事啊！

各辦公室的職員都一個個矗立在枯了的草地上，他們立刻感到了失業的痛苦。

「錢夾丟在辦公室了，午飯的菜錢和明早的棒子麵錢都在裏頭，這個怎麼辦？」一位圖書館的職員嘆。

「我沒把帽子和大衣帶出來，你瞧這兒兒！」另一位也急了。

「先別管那個，今天不讓出校門，在那兒吃呀，太太沒準兒等急了，電話也不通。」另一位拍着皮胡說。

「唉！誰也沒有我苦，唉！」一位坐在草地上的高中部教員說。

「你說你怎麼個苦勁兒，」一位同事的還有工夫鬥趣。

「你知道我已訂於二十日離京，人家那頭兒已經由長辛店搬到北京來了，我也把房子和老媽子預備好了，單等着新金哩，這個可等着吧！唉！」

鐘亭的土山上，未名湖的島亭上佔滿了武裝的警官們，教職員同學兩千來人一個個都坐立不

安，圍着燕園三五成羣的聽，到處是一對一對的
情人，他們也許是享受最後的密談。

「仔細咀嚼這最後的一體吧！」一位同學拉
着長聲音歎氣。

「你的物理實驗室裏的機器還轉着哩，電門
都沒關，真有意思。」

「別提實驗室，今天生物實驗，我把一隻蛤
蟆四條腿釘在桌子上，剛要開刀……，大概那隻
蛤蟆還活着哩，真說不定要活個一年半載的，我
心裏難受極了，一隻蛤蟆也有這麼大罪？」

究竟怎樣打起來的呢？沒有人知道，八號在
燕京是悶悶的過去了，晚上，同學們不能走出宿
舍，「有消息沒有」成了見面禮，那時候的謠言
也非常多，「不許搬」，「搬也不準帶東西」，「
校長回校後才有辦法」，「我不知道信好，還是不
信好，因為我失去了思想，那天晚上，同屋贊成
早睡，於是八點便穿着衣裳攆進了被窩。我睡去
的極快，忽然我醒了，樓道裏的燈光很亮，沒有
一點嘈雜的聲音，我惶了，趕緊喊醒同屋，可是
同屋呼了兩聲，反了個身又睡着了，我把行李打
好，洗臉盆牙刷牙刷都丟在一旁，打算大犧牲，
我喊齊夫。

「還沒熄燈哩！」齊夫驚訝的說。
我笑着又把行李打開，睡吧！

第二天早晨依然起得極早，那天沒刷牙，也
沒洗臉，惟獨那天的早點，白饅頭上市了，我只
恨那些白饅頭來得太遲了。心裏不禁想：再見吧
！白饅頭。

同學們仍然莫知所措的散步。我和一位同學
到鏡春園去看國文教師張先生。他同我們的感情
很好，他述說前途的可怕，家住在戰區裏，回去
不容易，手下又沒有多少餘剩，我們互相勸慰着
，希望別後有信件的往來，離開他的住所也是一
幕淒涼的景象。

不知道從那裏傳來的命令，十點到三點允許
攜帶私有物件離校，啊！燕園的男女宿舍和西校

門是一場大亂，行李聚在貝公樓前的草地上，簡
直是貴族化的天橋市場。男校宿舍離校門近，運
輪起來方便些，住在樓頂和二層樓上的同學隔着
窗戶往下扔，冰鞋，臉盆，牙刷飛舞半空，銀光
奪目，乒乓球不絕於耳，那些背不動的大行李，
乃只有滾之一途，沒有人不是氣喘喘的，有的人
要帶六七件行李，第一遭搬到草地上等待着檢查
的物件，到第二遭回來時也許就不翼而飛了，這
個絕不是小偷兒幹的活，原因是惶忙中，辨不清
我的了，所以六七件行李到最後也許剩下幾
件，非為我有物件，那也只好收起來了。女同
學的宿舍離校門約有半里地，試想一個一個都是
大家團秀，千金小姐，針線都沒動過，那裏幹過
背行李的重活，然而那天，他們也不甘雌伏了，
幾十斤的柳條箱在巾幗英雄們的手裏也不算回事
兒了。

草地上有兩位外國人替同學搬東西，來回來
去忙碌得很。
在忙內要經過兩次
檢查，這到不算什麼，
而無可如何的是洋車夫
的為難，西校門口的行
李聚集如山，洋車夫
趁火打劫，由校門口到
海甸不到一里，他們張
口「五塊！」那時候，
洋車拉坐的買賣也是「
言無二價，童叟無欺」
了。我看那時，一羣肚
子裏裝滿了洋文和物理
化學的大學生，都成了
可憐虫，給那登三輪兒
的說好話，央求他們多
幫忙，然而幹三輪兒的
同胞好像一年多都沒拉
個坐，他向你要了價就

走，你不能還價，還要好好的把他喊回來。
人們走了，校園裏已是寂靜了，只有齊夫們
靠着樓門口的白石頭欄杆，送別那些相聚有年的
同學，宿舍裏亂得很，碎紙爛書，滿地皆是，那
些想家的人們，被褥動也沒動便走了，此外手巾
，臉盆，肥皂，都被主人遺棄了，最值得注意的
是同學們從圖書館裏借的書，都沒法交換，整套
的宋版書，新從西洋買來的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書
，都整整齊齊的陳列在書桌上，燕京圖書館也完
了。

幾天來忘不掉一位女同學，因為她告訴我
的家住在香港，她一個人孤零零的到北方來，故
鄉裏沒有親戚，沒有朋友，她更談不到燕京不到
半年，也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她哭着對我說，
我也流出淚來，然而我畢竟沒說出讓她就搬我家
來，我後悔我不該那樣無情，可是她是女性呢？
啊！她啊！不知現在到那個地方去了，我鼻酸
了！

標準兒童讀物

子國月信圖畫	\$0.24
敵人 勝友和的	\$0.20
大小水給讀神	\$0.18
編者曹普普著	\$0.24

北京琉璃廠存古齋
電話三三四二六九號

曲園出版社

My Friend

The Wonder of Childhood

Frederic Mistral
(continued)

"There's the little imp in the water again! This time, you incorrigible youngster, your mother will give you the whipping you deserve."

But she did not. Down the pathway I saw her coming, my poor mother, and tears were in her eyes. "O Lord," she cried, "but I won't whip him; he might have a fit, this boy is not like others. By all the saints he does nothing but run after flowers. He loses all his toys scrambling in the cornfields after nosegays. Now as a climax he has thrown himself three times within an hour into this moat! I can only thank heaven he is not drowned."

We mingled our tears as we went home, then once indoors, saint that she was, my mother again unchothed and dried me, and put me to bed, where wornout with emotion I soon fell asleep. I dreamt of my iris flowers In a lovely stream of water which wound all around the farm house, a limpid, transparent, azure stream, I beheld, most beautiful clumps of iris covered with a perfect wonder of golden blossoms! Little dragonflies with blue silk wings came and settled on the flowers; while I swam about naked in the laughing rivulet and plucked by handfuls and armfuls those enchanting yellow blooms. And the more I picked the more they sprang up.

All at once I heard a voice calling to me, "Frederick!" I awoke, and to my joy I saw a great bunch of golden iris all shining by my side. The master himself, my worshipful sire, had actually gone to pick those flowers I so longed for; and the mistress, my dear sweet mother, had placed them on my bed.

(The End)

兒時的奇異世界

傅惟慈 譯 (續)

【又是那小鬼掉到水裏了！】

這次，你這個不可救藥的小孩，你媽媽一定『要給你一頓不寬屈的鞭打。』

然而她並沒有打我，沿著小路，我看見她走來了，我可憐的媽媽，眼淚充滿了眼圈，『上帝呀！她哭泣著，』我不願再打他了，他也許已受到了打擊，這個孩子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我敢發誓，他什麼也不作，只要找那些花，他將他所有的玩具拋棄了，來到這塊田場上來攫取這幾束花。現在可以說是到了極點了。在一個鐘頭內，他已擲身於這個溝裏三次了。『我只有感謝老天爺他還沒被淹死。』

當我們回家去的時候，我們倆對哭著，母親真是個聖者，進了家門她又給我脫去了衣服，擦乾了我，給我放在牀上。為情緒所疲倦了的我不久就在那兒沉沉的睡着了，我夢到我的那些澤蘭花了，……在一條全然環繞著我們田舍的可愛的小溪裏，一條澄澈的，透明的，蔚藍的小溪裏，我看見那些最美麗的一叢叢的澤蘭，完全為那最神奇的金色的蓓蕾所遮蓋！帶有藍絲翅的小蜻蜓飛來了落在上面，我赤裸著身體在那愉快的小河裏遊蕩着，採了滿手滿臂的那些黃色花朵，而且我愈摘，他們也愈長。

忽然間我聽見一個聲音在叫我，『非得烈克！』我醒了，我在極大的歡樂裏我看見一大束金色的澤蘭花在我身旁閃爍着，主人他自己，我敬愛的父親，已經實際地去摘了那些我那麼希望的花，而且女主人，我親愛的甜美的母親，已經給牠們安置在我的牀上了。(完)

翻譯文法

陳 彌講解

反復代名詞

句中有one, that, those, such 等反復代名詞，在翻譯時有時須將此等代名詞所代的名詞重複譯出。

(1) one = (a+名詞) 複數形是 ones.

I have three watches—one gold one and two silver ones.

(我有三隻錶——一隻金錶和兩隻銀錶。)

(2) that = (the+名詞) 複數形是 those.

His dress is that (=the dress) of a gentleman.
(他的服裝 is 上等人的服裝。)

His actions are those (=the actions) of a fool.
(他的舉動是愚人的舉動。)

(3) and that 以加强的語調重述上文所說的事情。
I must see him, and that at once.

= I must see him, and I must see him at once.
(我必須見他，而且是必須立刻見他。)

(4) such 單數複數同形，而以 as such 之形式為多。

Thieves often become such (=thieves) by their surroundings.

(賊之所以為賊，往往是由於他們的環境所造成。)

Love of power, like vanity, is a strong element in normal human nature, and as such is to be accepted; it becomes deplorable only when it is excessive.

(愛權力之心，與虛榮心一樣，是普通人類天性上很強的一種要素，而且是不得不如此承認的〔不得不承認其為人類天性上很強的一種要素〕，祇是在其過度的時候，就成為可悲了。——)

And as such is to be accepted = and is to be accepted as such = and must be accepted as a strong element in normal human nature.

友が我

スタンレー探險物語(九)

三 別離と任務

出発の予定は五時でしたが、心残りが出てぐづぐづしてゐるうちに八時になりました。スタンレーが思ひきつて立ち上ると、リウングストーンも立ち上がりました。

「少しお送りしよう。」

「有難う。さあみな出かけようか。」

一同は旗を先にたて、出かけた。暫くして振り返ると今ままで

で住んでゐた家としてリウングストーンが居残つた家は林の中に

淋しく建つてゐます。それもやがて小さくなり見えなくなりました。

従者は歌をうたひだしました。スタンレーはリウングストーンと

並んでゆつくり歩きながら言ひました。

「あなたの遠大な計劃は私にはわかりませんが、ナイル河

の水源をはつきり探るまでは歸國しないおつもりでせう。しかしあ

なたが満足された時には本國へ歸つて、皆を喜ばせてやつて下さ

いよ。」

「全くその通りだ。」

そしてリウングストーンは探險の予定をいろいろ話しました。

「まあ一年半はかかるだらう。」

「二年かかるかもしれない。」

「ではこれでお別れしませう。神はこれまで常にあなたを助けて

下さつたやうに、今後あなたを助けて安全に故國へ導いて下さ

るでせう。」

「君たちも、神が安全に歸して下さるでせう。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二人はかたく握手をしました。

斯坦萊探險記(九) 胡謨譯註

三 離別與任務

出發的時間預定是五點鐘。情緒正在忐忑不停的時

候，已經到了八點鐘。斯坦萊不自覺的估起來，李溫斯頓也跟着站了起來。

「少微送送。」

「謝謝，啊，大家走吧！」

這一羣人先頭打着旗出發了。不久回過頭來一瞧，

直到今天所住的那個房子以及留給李溫斯頓的房子在

樹林裏淒涼的聳立着。這個不多時也就逐漸的小起來，

看不見了。從者們唱起歌來了。斯坦萊和李溫斯頓並着

肩，一壁慢慢的走着一壁談着話。

「您的遠大的計劃，我是不大明白，但是非到確實

探明尼羅河的水源決不歸國是您的宿願吧。可是您滿意

的時候，回到本國，您可務必要讓大家都歡喜！」

「一點也不錯。」

於是李溫斯頓講了種種的探險的預定。

「大概需要一年半吧。」

「也許要兩年。」

「那麼，就在這分手吧，上帝一定像以往所加護於

你那樣的，今後，同樣的加護你帶你回到本國吧！」

「上帝也一定能讓你們安然的回去吧。再見！」

「再見。」

「兩個人緊緊的握着手。」

「心残り」 遺憾

「ぐづぐづ」 磨磨蹭蹭

「立ち上る」 站起來

「有難う」 謝謝

「出かけ」 出門

「振り返る」 回頭

「ゆつくり」 慢慢的

「はつきり」 清清楚楚

丁朝

三小安娜三

林慶

「安娜，你真美麗，假如我會作詩，妳便是雨後的虹彩！」

小安娜坐在窗邊，靜靜地。外面天藍得像要凝成水珠滴下來似的。爬山虎綠綠的鋪滿了牆牆，初秋的風吹過來悉悉率率地響。小安娜回過了頭，鏡子裏映着一張美麗的面龐。鬆鬆繫就的雙辮秀巧地依在胸前。一雙大眼睛藍天，也像陽光。

小安娜從桌旁扶起手拐緩緩站了起來。奇怪麼？真的。小安娜從桌旁扶起手拐緩緩站了起來。小安娜帶着美麗，溫馴，聰明和一雙手拐過了十八年。

十八年像水一般流過去了。像一個安靜的夢。爲了自己的殘疾，安娜也會躲在被裏輕輕流過淚。但爸爸媽媽的嬌寵，哥哥姐姐的疼愛，安娜終於像一朵暖室中嫩弱的花苞慢慢綻開了。

嫻靜的性格帶來的是一日日的日子。爸爸的書桌布，姐姐的枕頭，哥哥的領帶上都有看安娜纖巧的針跡。每一間屋因了女孩子的「一雙手」，變得那麼整潔，那麼安適。缺陷者常有的聰明和敏感，把太多的夢

想裝入一個小腦子裏。

姐姐結婚了。姐夫寬寬的肩膊擠立了安娜圓圓的胸窩。

第一次，媽媽輕輕嘆息地說：「安娜十八歲了啊！」爸爸在看雜誌，哥哥在玩撲克，回家來的姐姐在織毛衣。是的，安娜十八歲了啊！

但每個人不都有着更多事情麼？爸爸有爸爸的雪茄，郵票；哥哥有哥哥露齒的紅嘴唇；姐姐有着姐姐新的生活。安娜是媽媽的。媽媽却祇能將憂愁藏在心裏。

一個深夜，小安娜哭了。月像水似的高進了房。黑的長髮，白的睡衣，安娜像一個幽靈浸在清涼的光裏。於是安娜哭了，傷心地哭了。因爲——「安娜十八歲了啊！」

安娜在悄悄的戀着一個人。在哥哥的朋友裏，那個人像烏雲裏的月亮，一天安娜夢見鬼着長裙，偎着那個人舞着輕盈的步伐。一天安娜夢見被那個人携着手穿過山谷去採百合。醒來安娜的嗚咽在黑夜透過了窗紗。添重了母親的心事。

對生命中動的力量，對年青人另一種生活的遐想，藍的天，明亮的陽光帶給安娜的是要喊出來的煩惱。樓下有着不停的笑聲，安娜知道那一聲宏亮的歡呼是誰的，是那個人會低聲地說：「安娜，你真美麗。假如我會作詩，妳便是雨後的虹彩！」

但是現在安娜却一個人在樓上，痴痴望着將沉的夕陽。只要走下樓去，那裏有一顆烏雲，可詛咒的人生，這可詛咒的手拐，爲了補，誰能告訴安娜月亮的光會不會照到這裏來。

小安娜站了起來。黑漆的髮辮上加了一朵藍色的網結。看，這是造物物的主宰一生的傑作，這麼精緻，這麼秀巧，但却在完成後，不留

孝——子

▲掘墓匪可抵不過孝子的智慧呀！

是趙老爺死後第三天，下午六點在趙宅。

一間大廳裏擠滿了穿白袍的親友們。當中是用小紅矮凳架起的棺材。趙老爺的瘦瘦的屍體剛被放進去，立刻屋裏就響起片炒架似的雜亂的嗷哭聲。兩位小姐披頭散髮的哭喊着「爸爸」，並且拍棺打板的不讓蓋棺蓋。好容易才被十來個婦女連動帶拉的給拖開了。這時跪在棺材前哭喊的「孝子」。突然站起來痛哭流涕的向大家說：

「諸位親友們，請聽我一言！」哭聲立刻停止了，就連正跳脚

心碰壞了一角，小安娜去到了樓梯旁，望見了下面輝煌的燈光，望見了那麼多年青人在大廳裏每個角落藏躲奔跑，望見了那一個個被手帕蒙着眼睛在亂撞。更望見一個紅色的女孩子被那雙結實的手臂給捉到了，大家圍着在跳，在笑，在拍着手，紅色纖細的腰被結實的手臂挽着在打着迴旋。旋轉，旋轉……；安娜的大眼在隨着旋轉，屋子在轉，人在轉，燈在轉，紅的，白的，黃的，藍的……；在轉，旋轉……；小安娜從樓上跌了下來。

日子像流水，姐姐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哥哥做了兩個孩子的爸爸。母親額上的繡紋遮不住愁傷的痕跡。小安娜的手拐默默依着安娜舊日的小床。

披節

▲

哭喊的兩位小姐，也都暫時停住了悲聲，傾聽着這位「孝子」在「入殮」時候所要說的是甚麼話。

「諸位至親貴友！家父在世時，我們既沒盡到孝道，現在老人家已去逝了！我們就得盡點我們的孝心。所以凡是老人家生前所心愛的東西，我們也都放在老人家的身旁，讓他在陰間也不致于寂寞！」

孝子抹着眼淚說完了，立刻兩個僕人就抬進一隻竹筐來，筐裏是一個個用黃綾子包裹的小包，放在棺材前。孝子就又哀哭悲喊的，拿



一哀一訴

孝
慈

世界上沒有真愛，他和她們的
中間是只有美色與金錢來聯繫
着，於是建立了欺騙，虛偽，
陰險……這些罪惡的種子！

現在我已不是棄婦，被丁堡拋棄掉的女人了！丁堡走後我病了，醫生說我有了神經病，上帝呵，鮮寧戀愛的結局是這樣！還是上帝的懲罰呀！真是我從前夢想不到的事情呵！假若你們不健忘的話，那麼一定可以記起三年前的名交際花鮮寧這個名字吧！那時的鮮寧正是朵嬌豔的紅花，碩長亭亭的身子，迷幻的乳房，誘惑猩紅的脣，能說話的大眼睛，尤其是那奪人憐愛的笑。你們一定都看見過，畫報上不是常常有我的倩影嗎？不是會受過多少女人的羨妬，迷蕩過多少青年男子的心嗎！那時我真是天之驕子了，千百個青年追求我，沒有憂愁，沒有苦惱，不明白什麼是絕望，什麼是戀愛，玩弄戀愛，我生氣時可以無理而無顧及的對他們任何一個來發洩脾氣，都是平聲無語的，他們不但能忍受而且還得小心翼翼地把我哄笑。那時我是如何地高傲，如何地自豪，我的臉色簡直可以支配他們每一個的語氣與表情，他們都熱烈愛我；鮮寧這名字在郵差的心目裏比政府要人還來得響亮些，他們常常自語：「一封兩封……十封……廿封……廿八……」

小巧泛香的信箋呵！雪片一樣地！我賜給他們苦酒杯，像變魔術一樣的玩弄他們，結果跟現今丁堡棄我一樣地棄了他們！天哪！撫今憶昔地思想起來，唉！了結了！鮮寧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

上帝呵！現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被我拋棄者的悲慘，因為這時我也正在悲慘中生活着。這是上帝懲罰我，抑揀我，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報應吧！真的，慣於棄人的鮮寧却實是報應了。我想痛哭，在這茫然下淚中我懺悔了。

「小喬」是個天真真鬧着超人頭顱的孩子，他浪漫的動作表現着自由不羈的個性，他熱熱的親吻表現着溫柔，他緊緊地擁抱正是表現着愛的熱烈，當他用熱刺刺的臉兒狂擦我的頰時，小喬的情火會把我全身血液燃燒得沸騰起來，我的心就舒舒，又發覺得很呢。小喬是個溫柔浪漫的男孩子呵！可是我那時的信條：

「選擇終身伴侶時，決不俯就定要高幸福，要自私，要殘忍，萬不可因他戀愛的愛而情感用事，因為那是關於終身幸福的享受，小喬的家是個中等階級，他缺欠那萬能的金錢，不能支撐大廈汽車尊

貴奢華的生活，我怎能下嫁這平凡無資財的人呵！我不是想作珠光寶氣的紳士太太嗎？上帝恕我，我鄙棄了小喬。

「照文」是X大學的高材生，品貌財產都使我滿意，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忠實青年呵！可以他拙於言談，不但婚後享受不到甜言蜜語的溫存幸福，就是在宴會上，照文這呆板的死權兒，曾不要受他人的嘲笑，那是多麼羞辱難堪的事呢！上帝恕我，我鄙棄了他。

「維漢」這散文詩人，在身體上性情上來說都是弱質者；我讀過許多西洋保障愛人的故事，「他們以替愛人服務為光榮，只要他們能博得美人的流血拚命，他們以保障愛人的安全是應盡的責任，只要他們能博得美人的微笑，美人的青睞，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有一次維漢曾被「劇團」打過耳光，嫁這樣無能的人，無丈夫氣概的弱者，真是受不盡的恥笑呵！可是我也不能嫁給劇團那粗野莽壯毫無學識的人呀，上帝恕我，我鄙棄了他們。

還有……還有……哦！不願訴說下去了，這許多被棄者一時怎說得盡呢！天哪！那小喬是天涯飄流去了，照文曾自殺過，維漢每日和白蘭地……還有……我真是罪人，罪大莫恕的罪人呵！都是鮮寧害的他們，現在憶起這些悲劇，我一手造成的悲劇，又怎能不慟哭抽咽呵！這一枝一枝的利射上我的心，一陣一陣的痛呵！

那是在一個荷梗殘落，朝露猶濕的節季裏，在X飯店的跳舞會上經人介紹結識了丁堡，丁堡在跳舞會上為最出色的青年了，每一個女人都向他射着愛慕傳情的眼光，丁堡卻實是標準美男呵！如果以我的信條作水平的話，他已超出水平之外，丁堡是怎樣的人物就可想而知了。我在這飄蕩無依的時候，好像竟着了歸宿。

不久我終於把丁堡從無數的女人手中奪過來，我戰戰兢兢得了勝利，我笑了，但是我顧及不了她們失戀者的哭呵！於是我情訂了盟誓，便未結婚而先同居了，在那時丁堡盡力使我快樂，確是幸福得很呢！每天早上未起床時我和丁堡相偎在被裏，一同看着報紙，看到可笑的新聞的時候，我倆便緊緊地笑成一團了。他常常把我臉上的脂肪吻得香風，我也常常把口紅擦他一臉。還憶起我終生難忘呵！晚上我和丁堡在舞場上，我美他更美，千百雙冒着妬火的眼光投射在我倆的身上。這是多麼可矜恃可驕縱的事呵！有時我們變變去宴會，在席上我們表面上似乎很平靜，其實祇下我們的脚却是在很玩皮地互相踐踏着，有時我被踏得驚叫，大家也都被引得會意地大笑起來。我簡直陶醉在這綠酒一樣的愛的氣氛中了。

命運之神對於人們實在是體貼得無微不至的！給與人們幸福後也得換賜些苦痛的呢！天哪！高興到極點時沮喪是會接踵而來的呵！轉年丁堡竟戀上了個叫「情櫻」的舞女，那蛇樣的女人呵！天哪！人的慣性是喜新厭舊的喇！丁堡終於被她奪過去了。一天的清晨我上街購物時丁堡留下張字條不辭而別了。

字條寫的是：

「鮮寧：我離開你，爲我也爲你，一來我們從此都可以免除許多痛苦，二來我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慾望，你也可以再重新歸宿，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呵！請你不要尋我，我已同借櫻往南洋我父親公司處去了。尋找也是白費心機呵，最後告訴你：那小箱裏有八千元支票，是我送你的，鮮寧別了，笑祝：快樂，幸福，健康！」

現在我明白了！世界上沒有真愛，他和她們中間是只有美色與金錢來聯繫着，於是建立了欺騙，虛偽，陰險……這些罪惡的種子。現在我後悔了，丁堡的棄我，我不怨恨他，這正是上帝給予我的懲罰，從前棄我的懲罰呵！現在我祈禱上帝，保佑那些曾經被我拋棄的他們，請上帝把我此後應得的快樂與健康均加賜給他們吧。

現在我對一切都很淡漠，只期待着精神恢復後，也就去迢迢千里外的X埠，離開這塊傷心地都了。

新墳

針是

在母親的墓旁，已多添了一座新墳。可憐的慧妹，已經安息在這裏了！現在我時時默禱着：人死有靈，那麼慧妹徘徊在寒風冷月下的幽魂，可以由母親去作伴撫慰，不會感到寂寞和淒涼了吧！

從墓地裏回來，直到今日，心靈時時被一陣莫名的悲酸侵襲着。更有時公罷，散值回來，昏沉的腦海，已忘記了慧妹已經死去，仍抱着往日的心情，走進慧妹的臥室，偶然牆壁上高懸着的一張遺像，和屋角裏一架空床，驟然跳入我的眼簾，便立刻意識到那無情的手，已把慧妹拉到另一世界去，不由得更被一陣極大的痛苦和辛酸所撞擊着了！

今天是慧妹去世的七日。家人在她遺像前上祭。那淒涼淒涼的哭聲，又在振盪着我的耳鼓。我默坐斗室裏，眼前又浮現出那籠罩在荒煙蔓草中的新墳，和墳前來回走着，被寒風吹到半空的紙灰。家人的哭聲和我這冥想的景象相混合，我又彷彿置身在悽慘的墓地裏，看着慧妹的木棺，被一副一副的黃土掩埋了。慧妹！這時我又爲你滴下了同情的酸淚！

這時我已不能制止我的心靈，又跑回古老的記憶裏去，追溯着過眼雲煙似的往事！

還記得每次從親友處弔喪回來，雖然心頭浮動着「人生如朝露」之感，但是還能以「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強以自解。情感支配着我，悲傷自所不免，但久而久之，把人之生死也遠觀一些了；可是慧妹的去世，却又使我

墮入往昔頹傷的心情中，不能自己。我自己知道：假若慧妹是和別的女孩子一樣，享受過人世間應得的快樂而一旦撒手塵寰，那也不過只是嘆息離的命短，決不會在我的心靈上，填進如此強烈的悵和憂傷；但是慧妹的死，我已很明晰的看出，她是被一種強烈的感情所壓迫而無法自拔！她這一生悲慘的命運，在八歲時便被一個萬惡的庸醫所註定了；因此她的前途，便成了沒有一絲微光的黑暗！在人世上飄蕩了十九個愁苦的歲月，而抱着無涯的幽怨，離開了家人，而永眠在荒煙蔓草中，去聽那蕭蕭的松風了！

慧妹的性格，却十足的由她的名字代表了——秀外慧中。在我們小輩中，她有超過我們的聰穎和剛強。但是上帝好像故意的玩弄她，而在八歲時，便賜給她一隻跛足。那時由叔父的指導，就醫於一位福姓的正骨專家。至今我還很清晰的記得施行手術，慧妹曾發出了撕裂人心的慘叫，額上排列着豆粒似的汗珠。從此慧妹的命運，便墮入了不可救藥的慘境！施過手術後的跛足，却每況愈下：由出血，繼之潰爛。送到醫院裏去診治時，據云：只有割掉之一途；但是慧妹用極悲慘的哭號拒絕了。我知道她的內心還希望有健步如初的一日；她還想從惡魔的手中，奪取回她自由的命運。那時我們便暫時允了她的請求；因此她此後的光陰，都在痛苦憂鬱中消磨過去了。在那時我便已料到了慧妹將來可悲的歸宿！

光陰如逝水似的流去，昔日的孩童，如今都已是成人了。慧妹看着我，和誠弟的結婚，又看着她敏姐的出嫁，個人都有了一個光明燦爛，充滿希望的前途，而她的面前，只擺着一個陰森冷酷，可惡的歸宿；因此她除去了足疾的折磨，又加上了內心的創痛。

慧妹因足疾而輟學，她的聰穎無法發展，她的心情無所寄託，料想她一定把這些有用的天賦，都消磨在冥想中去；因此更增重了她的病勢。由於慧妹的臉色日益蒼白；由咳嗽而變成吐血，我便已斷定她在人世上的日子，已漸漸縮短了。每次與她默然相對，便想勸她幾句，但是却無從說起。我更想坦白告訴她：「前途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你忘掉一切心事，盡量享受幾天快樂的日子吧！——但是我又怕更傷了她的心；更促快的她的死亡；因此直到慧妹離開人間的一刹那，我並沒有和她談過較多的話。慧妹你若有意，一定要責罵我冷酷無情吧！但是你却不會明瞭我內心的悲痛，恐怕要尤甚過於你自己呢！

慧妹已經逝去了！記憶裏只留下她十九年來和痛苦掙扎的慘景；再有便是那傷心慘目，荒煙蔓草中的一座新墳！

爲紀念逝世七日的慧妹而作。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為誰鐘鳴了

Ernest Hemingway
李漸一譯

什麼事也沒有，他就和兩行人中間走了下去頭揚了起來，面色灰白，兩眼向前看，隨後往兩邊閃閃的看，很沉穩的走了過去。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有人從看臺上喊了起來，『怎麼回事，飯桶們？怎麼回事，飯桶們？』同時加西亞先生仍走了下去，也沒有什麼事。以後我看見一個人，隔住我佔的地方三個人。他的臉色不正，咬住他的嘴唇，他的手抓住了打穀棒都發白了。我看見他兩眼盯住加西亞先生，看着他走了過來。此時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以後，加西亞先生剛剛向了他走來，這個人高舉起打穀棒，攔了站在他旁邊的人，向加西亞先生打去，正打在他的頭上，加西亞向他看了一眼，這個人又打了一下，並大喊着，『接住吧，挑撥者，』這一下正打在他的臉上，他把手抬了起來，攔住了臉，那些人就一陣亂打，一直等到他倒在地上。第一個打他的人，叫了幾個人幫助他，他抓住了加西亞先生的衣領，另幾個人拖了他的手膀，他的臉就在廣場的土地上。他們就這樣把他拖着過了走廊，到了岩邊，把他丟到河裏。第一個打他的人，跪在岩邊，看着他被浮載沉沒着，『挑撥者！呵，挑撥者！』他是加西亞先生的個

戶，他們平素感情永遠是不調和的。他們因為河邊一塊地發生爭吵，加西亞把這塊地由這個人手中收回，租給了旁人，這個人恨他好久了。這個人並沒有再度加入行列，僅僅坐在岩邊，向住加西亞落水的地方向下望着。

「在加西亞先生以後沒有人肯出來了。此時廣場中寂靜無聲，大家等着看誰出來。隨後一個醉漢大聲的喊着，『放一隻牛出來！放一隻牛出來！』

「隨後有一個人從公會所的窗戶向外喊，『他們都不肯動！他們都在祈禱呢！』

「可一個醉漢喊，『拖他們出來。來，拋他們出來。祈禱的時間早已過去了。』

「但是還沒有有人出來，隨後我看見一個人從門裏出來了。」

「正是康薩拉先生，他是麵粉廠同食品公司的東家，是一個道地的民黨。細高的身軀，頭髮分地，刷到一邊，蓋住了禿禿的頭皮。他穿了件短睡衣，下面塞到褲腰裏。他赤腳沒有穿鞋，從家裏被捉來就是這個樣子。他在白波的前面走着，兩手護着頭。白波緊跟在後面，手裏拿了手鏡，鏡口正對住康薩拉，把他直送進兩行人中間。等到白波離開了他，回到他公會，康

薩拉不能往前走了。他站在那裏，他的兩眼向天上看，他的兩手向上伸，好像要抓住天一般。

「他沒有生腿，不能走，」有一個人說，『怎麼了，康薩拉先生？你不會走嗎？』有一個人向他喊着，但是康薩拉先生仍站在那裏，兩手向上伸，僅僅喘着氣。

「往前去，」白波從家階上向他嚷，『走呀！』

「康薩拉站在那裏不能動轉。一個醉漢在他的後面用打穀棒的柄扎了一下，康薩拉猛跳一跳，就像一個不願意走的走馬似，但是仍站在原處，他的手舉了起來，他的眼

看着天。

「隨後站在我身邊的一個農人說，『這真是可恥。我對於他倒是有沒有惡感，但是這種情形一定要停止了。』他走了過去，擠進行列，到了康薩拉的站處說，『請你原諒，』就用力打了一個木棍，在他的頭上，用力打了一下。

「康薩拉放下了兩手，放在了頭上無髮的地方。他的頭下垂，兩手抱着。蓋着禿禿的細長頭髮從手中間露出來，他很快地在兩行人中間跑，棍棒交加的打在他的背上。上同肩頭，直等到他倒在地上，在行列末尾的人把他提了起來，丟過了岩邊。從他被白波用短鎗推了出去以後，他就沒有開口。他的唯一的困難，就是難以舉步，好像他對兩腿已竟失去了指揮的能力。

「在康薩拉先生以後，我看見行到的末尾，由岩的邊上，聚集來許多殘忍的人。我從旁邊走了出來

到了公會所的廊下，推開了兩個醉漢，從窗戶看進去。在公會所的大屋內，他們作一個半圓形跪着祈禱。教士也跪在那裏跟他們祈禱。白波跟一個人叫德里斯，四個手指的補鞋匠，他在那個時期，總跟白波在一處。還有其他兩個人都拿着短鎗站在那裏。白波向教士說，『現在誰去？』教士繼續祈禱，沒有答覆他。

「聽着，你，」白波啞着聲音向教士說，『現在誰去？誰祈禱完了？』

「教士不向白波說話，照常行動，好像他沒有在旁邊一樣。我看出來白波非常之發怒。

「我們一齊去，」蒙戴佛先生向白波說，他是一個地主，抬起他的頭，停止祈禱去說話。

「什麼，」白波說，『二次一個人，那麼你預備好了。』

「我現在就去，」蒙戴佛先生說，『我無可再預備了。』他說話時教士給他祈禱。等到他站了起來的時候，他又給他祈禱。一直也沒有停止的祈禱，拿了一個十字架，使蒙戴佛親吻。蒙戴佛吻了十字架，就轉過臉來向白波說，『我無可再預備了。你這個禍亂的根苗，我們走。』

「蒙戴佛先生是一個矮個子，灰髮，短頭，穿了一件襯衣，沒有領子。因為騎馬過多，他的兩腿彎曲。『再見，』他向那些跪着祈禱的人說，『不必難過。死算不了什麼。惟一的遺憾就是死於這一羣流氓之手。』

(未完)

強壯的秘訣



去病
延年
若素

語云：人是鐵飯是鋼。如果吃不進飯去，絕對不能強壯，所以強壯的秘訣，就是要有「付好胃腸，能多進飲食，食後容易消化，能得到食物中之營養成分，身體自然強壯。」

虛弱之人，想要強健胃腸，最好服用若素，因為若素是健胃理腸的妙品，主治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及其他一切胃腸疾患，服用若素，無不痊愈，若素成分，更含有大批人體所需要的營養品，對於虛弱之人，除健脾開胃外，更能直接補給，故長期服用若素，自然體格強壯。

新訂價目
 小瓶 五角五分
 中瓶 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 五元五角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藥房均售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